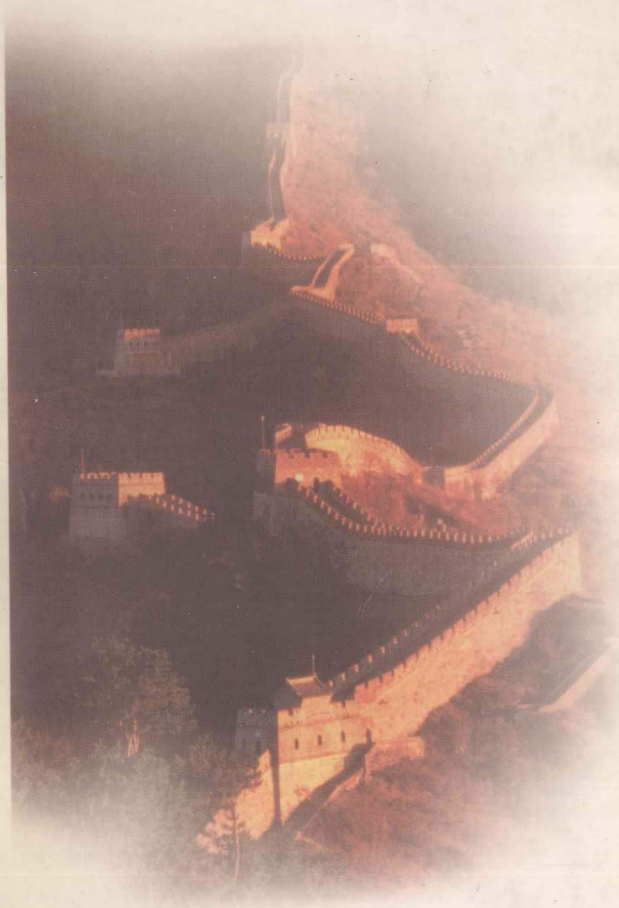


# 潜移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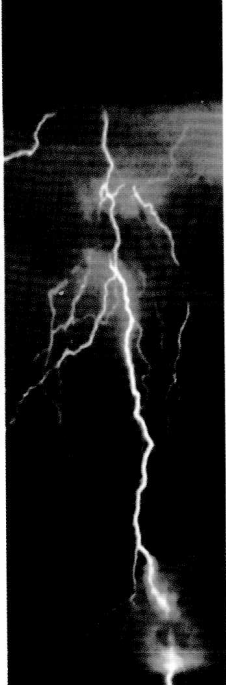
李心田 著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

医药学院610 2 00970040

# 潜移



## 潜 移

---

作 者：李心田  
责任编辑：李荣德  
责任校对：姜 文  
责任监制：江伟明

---

出版发行：江苏文艺出版社（邮政编码：210009）  
经 销：江苏省新华书店  
印 刷：徐州新华印刷厂

---

850×1168mm 1/32 插页 3 印张 11  
字数 220,000 1998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 
印数：1—3,000 册

---

标准书号：ISBN7—5399—1227—8/I·1139  
定 价：15.00 元

---

（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，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）

## 自序

1985年,我曾给王蒙同志写过一封信,后来在报纸上发表了。信的内容是说,写小说可以有各种追求和尝试,但更应该关注现实。那时小说作品有两种倾向:一是远离现实,把政治倾向淘洗得干干净净;二是把生活变形,用迪斯科舞步表现。固然,写什么和怎么写,是由作家的心态决定的,不能强求。可是我担心,这么写下,人们(包括外国人们)怎么从这些作品中看到当代的中国人呢?中国人都在干什么?中国人当代的精神力量到底怎样?文学总是要为时代留下些痕迹呀!所以,我希望有大能的作家花费些精力,研究我们当代的生活,用深沉的笔写我们奋发进取的现代中国人。

也许我的观点此较陈旧,但我读了一些大作家的作品,都是和他们所处的现实分不开的。

反映现实,就要忠实于生活。生活像一个物体,它承受着阳光的照射,向光的一面是亮的,背光的一面是阴的;有光有阴才是完整的生活。我主张如实地写,既不要只写光的一面,也不要只写阴的一面。当然不是一半对一半,有时光明面大些,有时阴暗面大些。

改革开放以来,出现了许多新现象和某些异化现象,它触及人的灵魂,使人欢乐,使人痛苦。小说,是无法避开这些欢乐和痛苦的。

写现实生活,容易俗。俗,有通俗、庸俗、恶俗之分,只要避免庸俗和恶俗,俗与雅嫁接起来,就是很好读,很有品位的小说。

我依照我的想法，写了一些与现实生活有关的小说，把其中几篇集在这里，以期能传达一点时代的信息。

一九九七年一月，济南

## 目 次

|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|-----|
| 流动的人格    |     |
|          | 1   |
| 较 量      |     |
|          | 29  |
| 抗 拒      |     |
|          | 59  |
| 印满眼睛的房子  |     |
|          | 91  |
| 潜 移      |     |
|          | 147 |
| 猝 死      |     |
|          | 201 |
| 老方的秋天    |     |
|          | 239 |
| “蓝军”发起冲击 |     |
|          | 299 |

## 流动的人格

省  
世  
小  
说

作家范崇接到一家刊物的约稿信,说“目前写正面形象的稿子甚少,请予支持。”

因此,他乘火车来到了临海镇。早有口碑了:这个镇是改革的先进典型,农工商联合体的经理杨洪山是改革的闯将。

但是,杨洪山不愿相见。范崇住在招待所里,整整五天,一直没见到他的影儿。

不过,夏日的海边,住着也不腻人。再说,这几天范崇也没闲着,不是镇里镇外地串着看看,便是凑趣儿找人聊聊。

已经是第六天上午了。

“范同志!”有人敲门。

范崇开门,见是一个女孩子,立刻认出她是经理办公室的秘书小王,因为每天都要找她约见杨经理的。

小王进来说:“我们杨经理已经安排了,明天上午和您见面。”说着从夹子里抽出一张三联单,“不过,要求您付劳务费。”

“劳务费?”范崇茫然。

“是这么的，我们这里有规定，不管是什么人，外单位要用，都要付劳务费。”

“经理他……”

“经理也不例外。他一天的工资是五元，外用加三倍，一天是二十元。”

“啊……”范崇第一次碰到这么个规定，因见人心切，连声说：“好，我付，我付……”

“您交十元。”小王从三联单上撕下一页来，“明天，他只能陪您半天。”

一手交单据，一手收钱，小王彬彬有礼地退出了。

翌日八点，有人敲门。

范崇见是一个约摸五十岁的人，挺俗气的，穿一身藏青色毛料西装，不系领带，白色的衬衣，领子和袖口沾了一圈儿油腻，脚上没穿袜子，趿一双旧布鞋。中等身材，胖墩墩的，头发半脱，却很黑很硬。方脸上，肉是横的，浓眉毛，大眼睛，鼻毛丛生，伸到了鼻孔以外，阔嘴，有一口结实的牙齿。进门来，咳嗽一声，旁若无人。

“我是杨洪山。”他把手伸过来。

范崇握手时一下子觉到对方的重量。

谈话间，范崇在本子上记着。

杨洪山忽然说：“你别记了，太费时间。”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型录音机，“录音吧，我说话的时候，喜欢看着人的眼睛，你一低头记录，我就看不到你的眼睛了。”

范崇对提供录音机表示感谢，抬起头来，眼睛对着他的眼睛——那白眼球上布着几线红丝，火辣辣的，有一种逼人的气势。

“树大招风。”杨洪山接着刚才的话茬儿，“外面的人，见临海镇发了，说我得了不义之财，骂我是流氓，说我是坏人！”

“你怎么看待呢？”

“说我是坏人，我不承认。说我是流氓，我可以接受，因为我有流氓习气，也要过流氓。”



范崇惶惶然，他甚至想起他未来的作品：流氓能是正面形象吗？

“不过，话又说回来了，从古至今，不少大人物也都是流氓。汉刘邦，斩蛇起义，不是流氓吗？赵匡胤，黄袍加身，不是流氓吗？朱洪武，火焚庆功楼，不是流氓吗？”

范崇频频点头，心想：大概都是从说鼓书的那儿听来的，看来，群众文化也滋养人。

“胜者王侯败者贼！”杨洪山笑了笑，“这话，也就是跟你说，你这人不错。”

“我……”范崇怀疑，他怎么能知道我“不错”？

“我是考察了的。你来镇上五天，一共出去逛了八趟，找过十二个人谈话，大伙儿反映你这个人还比较公平。”

范崇不由心中一哆嗦，他的行为全被记录在案了。

“开始时，我以为你是给他们探路的；后来了解一下，你真是作家。”

范崇木然。

“尤其是昨天，你付劳务费很自觉，没摆作家架子，我觉得你这个人，还行。”

还行！范崇庆幸自己没吝惜那十元钱。

“两个月前，也来过一位作家，我们向他收劳务费，他把我们骂了一通，说来采访，就是看得起我们，骂我们不识抬举！谁要你抬举啦？我杨洪山是你抬举起来的吗？作家怎么啦，我就该侍候你？也不能白白使用劳动力呀！”

“是的，是的。”范崇唯唯，很想代那位同行道歉。

“第二天就让我赶跑了！”

范崇相信，面前这个人说到做到的。

“你的一部小说，我让秘书找来看了，觉得你这个作家还能替老百姓讲话，所以我才跟你说心里话。”

范崇真没想到，这位经理要同一位作家交谈，竟先去阅读作家

的作品！

“你要写些什么呢？”他问。

范崇把来意说了。

“不要写我。”杨洪山说，“我是好人，坏人，还定不下来呢！”他又似不甘心，“不过，要真写的话，我也有的可写。”

范崇这几天是看到了的，原来的一个很穷的小村子，变成眼下的临海镇，可以说是杨洪山开创的。当前，这个镇子已不足他施展身手了，他的手已经伸进了县城。

“听说，你在县城里还办了几个企业？”

“说企业好听。”杨洪山笑笑，“其实，也就是一个饭店，一个旅馆，还有一个电器商行。”

“喔唷，这就不简单了！”范崇称赞着，“外国，都是农民破了产，涌进城市找生活；我们中国，是农民带着资本进城。”

对范崇这两句话，杨洪山很感兴趣。接着他大发一通议论，话语中表示了不少对公营企业的轻蔑。

“抽空儿，我去看看你县城的那几家企业。”

杨洪山看了下表：“我们现在就去吧！”

两个人走出招待所。

门前停着一辆小汽车。

“还要坐车吗？”范崇犹豫起来，既然接待要付劳务费，估计这车也不能白坐。小汽车收起费来，相当可观的，且不好报销。

“这是我的工作用车。”杨洪山似乎看出范崇的心思，“坐吧，不收费。”说着拉开车门，请他上了车。

小汽车沿着海边公路前进，很快驶进了县城。

先参观临海电器行。三间门脸儿的商店，经理一人，店员四个，生意却很兴隆。出出进进的顾客，川流不息。

“别处买不到的东西，我这儿能买着。”杨洪山向范崇炫耀，“我们的门路多。”

这一点，范崇看得出，摆的商品很多是名牌儿。

“人无我有，人有我优。”

“对，对！”

又去参观临海宾馆：四层楼，共有大小房间一百二十间，床位二百零八，分上中下三个档次，可以住一般的旅客，也可以开二百人左右的会议。紧挨着宾馆的，就是临海大饭店。

“我这里的床位利用率在百分之七十以上。”杨洪山介绍说，“光这个旅馆，一年能见十八万。”

范崇明白人家为什么能坐小汽车了。

参观临海大饭店时，范崇有些不解：一个县城里，怎么会有那么多人进饭馆吃饭呢？每张餐桌上都坐满了人，有的桌上围着老老小小，看样子是一家人。

“从饭馆里，就可以看出农民们有钱了。”杨洪山小声说，“不过，也有的是逼着来的。”他指着一张围着七个人的餐桌，“瞧，那是一对青年人订婚，请他们队里的干部。”

“这一桌得多少钱呢？”

“从五十到一百，不等，上海鲜的，得一百五。”

范崇暗暗地叹口气。

杨洪山的眼睛在餐厅里巡视了一番，拉范崇到后面的经理办公室。

经理跟了进来，他是一个四十来岁、挺利索的人。

杨洪山冲着经理问：“刚才两个顾客要瓶装啤酒，为什么没有？”

“嗯……”经理显得尴尬。

“为什么三号服务员的白罩衫上，有两片油印儿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为什么木须肉里用白木耳，不用黑木耳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×你妈！你怎么不说话？哑巴吗？”

“嗯……”经理的音声带点惶悚，“瓶装啤酒最近缺货，进了不

够卖的。”

“为什么不想办法？别的饭店里可以喝不上瓶装啤酒，咱们这里不能缺。”

“是，想办法。”

“告诉三号服务员，快把罩衣换了，我下次再看到她穿带油的罩衣，马上就开除！”

“嗯。”

“不要以为白木耳可以省几个钱，那倒牌子！”

“是，我马上告诉案子上。”

“白木耳，可以做莲子汤嘛，照样是好东西。”

“对，我们再增挂一个汤菜。”

发了脾气，下了指示，杨洪山若无其事地和范崇又上了小汽车。

对于杨洪山的雷厉风行，范崇想恭维两句：

“你对下面的工作人员，要求得严呀。”

“就这么严，他们还给你办走样儿呢！”

“你的饭店经理，很听你指挥呀。”

“不听指挥，我撤了他！”

“他也是从你们村上调来的？”

“是我兄弟。”

“是……本家兄弟？”

“亲兄弟。”

范崇不好再问了，他想起刚才杨洪山的骂人：“×你妈……”

小汽车驶回临海镇，范崇意犹未尽，说：“杨经理，下午咱们接着谈吧？”

杨洪山叹了口气：“下午，不能陪你了，我得接受审查。”

“接受审查？”

“地、县、乡，税、检、法，三级四家，联合对我审查！”

## 二

前天下午，范崇见招待所来了一拨人，出出进进的，有十多个。经杨洪山一说，才知道这些人是来办他的专案的。

没有看出杨洪山的愁容，倒是范崇有些犹豫不安了。

但是，同杨洪山短暂的接触，范崇觉得碰上了一个裸露的灵魂，他决心同这个灵魂相处下去。

可惜，无法进到专案组去，下午的审查会，他不能亲临。

关上房门，范崇打开了杨洪山借给他的那台录音机：

“说我是坏人，我不承认。说我是流氓，我可以接受，因为我有流氓习气，也要过流氓。”

“不过，话又说回来了，从古至今，不少大人物也都是流氓。汉刘邦，斩蛇起义，不是流氓吗？赵匡胤，黄袍加身，不是流氓吗？朱洪武，火焚庆功楼，不是流氓吗？”

范崇颤栗了。这些起于草莽的皇帝，在许多地方何其相似啊！为什么杨洪山能脱口说出他们来？只是说鼓书人的口头传播吗？

晚上，范崇的思维还在兴奋中，十点多了，仍不想睡。

房门上，有人轻敲两下。

范崇开了门，见悄悄进来的是杨洪山。他随手关上了门。

范崇感到杨洪山的行动有一定的隐蔽性。

杨洪山坐到了床沿上，两眼盯着范崇，说：“请你代我保存一件东西。”他又把一扇半开的窗子推上，从衣袋里掏出两盘录音磁带递给范崇。“这是下午审查我时，我让我的秘书小王在隔壁录的。”

说完诡谲地一笑。

“这……”

“这很简单，从沙发下面拉一根电线到隔壁就行了。”

范崇心想，这不是窃听吗？可是为什么要我代为保存呢？

“这也没有什么秘密。”杨洪山小声说，“我只是要个存根，找个证人。”他把两盘磁带放到床上，起身就向外走。

范崇问：“这录音，我可以听吗？”

“可以可以。”杨洪山回过身来说，“你复制都行。”像猫一样，轻捷地走了。

范崇心里打鼓。他知道旁边的房间里就住着专案组的人，自己搀搅进去，后果会如何……

但多少有些神秘性，事件有些诱人。作为一个作家，他想知道第一手材料。关上了门窗，用杨洪山借给的那个录音机，用很低的音量，放了那录音：

一个很威严的声音：“杨洪山，我们地、县、乡，三级四家，十二个人到你这儿来，你隔了一天半才见我们，架子不小哇！”

杨洪山的声音：“如果不是要我停职受审，我还得履行我经理的职责，还得坚持日常工作。有没有让我停职的决定？”

一个缓和的声音：“没有，没有这个决定。洪山同志，你的问题，领导上很慎重。为了避免偏差，所以组织了一个很……很慎重的班子，不轻易下结论。”

威严的声音：“慎重，不等于问题不严重。你看，这是对你的控告信，一封，两封，三封，四封，五封，六封，七封，八封，九封，十封！瞧，一大摞，有半尺高！”

杨洪山的声音：“不多，不多，我听人讲，告地委书记的信，有一大麻袋！”

“你态度严肃点！”

下面，一句接一句，范崇再也分辨不清发言者为谁了。

“你交代一下，两年来，你一共漏了多少税？”

“我个人没漏过税，一分也没漏过。”

“你的联合体。”

“我光知道，八五年上交税比上一年多三倍。至于偷漏税，我说不上来。”

“你能保证没有偷税漏税吗？”

“我不保证。”

“根据各方面材料，你们联合体，偷漏税在两万元以上。”

“我不经手报税，不清楚。”

“你一共行了多少次贿？”

“什么叫行贿？我划不清杠杠。要说送东西就叫行贿，那多了，上至省委书记，下至银行会计，都送过，要我报报名吗？”

“你作风很不正派！”

“怎么，不问行贿啦？”

“你交代下男女关系！”

“我老婆给我生过三个孩子，别的我无可交代。”

“你是不是有两个女秘书？”

“不是我有两个女秘书，是联合体有两个女秘书。”

“女秘书都干什么？”

“一个管书信来往，收集市场信息，并负责对外接待，比如你们十二位来了，就是由她安排。另一个专门向我报告每天人员的出勤率和工作纪律。”

“这两个女秘书都直接归你管？”

“我是经理，不归我管，归你管？”

“你对她们，有越轨行为吗？”

“两个人都在，你们可以问她们。”

“订攻守同盟可没有用啊！”

“这话可是你说的。诬告，我要到法院起诉的。”

“群众反映，你是地头蛇，是个恶霸！”

“怎么，男女问题又不问了？”

“你知道打人骂人是犯法的吗？”

“知道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打人？”

“不好生干，我就得揍！”

出现了笑声。

下面是轮番轰炸，反反复复，有软有硬，杨洪山还发了好几次

脾气。

听完了录音，范崇发现过去自己笔下的人物太简单了，生活里的人是那样的复杂。杨洪山的事迹多次见过报，不少负责人夸奖过他，可他的经历中还有偷漏税、非法买卖、行贿、玩女人、被审查……

天空原不是那么晴朗的。

第二天，范崇起得很迟。因杨洪山仍接受审查，他无法采访，便一个人走到街上去，随便溜达。

这里原是海边的一个小村子，现在已建成一个园林化的小镇了。东面是工业区，有编织厂、电器配件厂、冰糕厂、建筑材料厂和汽车修理厂。每个厂房四周都栽有梧桐和白杨，每个厂门外都有两个大花圃，绿树成荫，鲜花吐艳，四下里打扫得干干净净。范崇见一辆汽车从修理厂开出来，驶过以后，空气中飘着汽油的味儿，但街道是清洁的，没有扬起灰尘。

他信步走向村南，先看到一所养鸡场，再看到一处奶牛场。他知道这里每户人家早晨都可以喝上鲜牛奶，产品就出自这里。和奶牛场相毗邻的是一片菜田，不少地面上覆着塑料薄膜。两个上了年纪的人在田里莳弄青菜。

“忙啦，大爷！”范崇向其中一个打招呼。

那人直起腰来，向范崇一笑。

“这菜是你承包的？”

“哎。”

“一亩菜地，一年能收入多少？”

“俺光管种管收，有专人管卖，钱多钱少，归那里算。”

“都种些什么呀？”

“西红柿、辣椒、茄子……”

“这些菜，都很赶时呀。”

“品种，是技术员定的，什么赶时，他都有调查。”

“你个人的收入呢？”



“基本工资，加奖励，俺俩都是五级工。”

范崇觉得新鲜，这里种菜也分工明确。他估计这效果一定是好的，便说：“你们杨经理，很有办法呀！”

那人点点头：“行，是个主儿。没有他，就没有临海镇的今天。沾他的光了！”

“这个人，挺厉害的吧？”

“厉害？就得这样：棒捶出孝子，娇养无义儿！”嘿！这里的人喜欢这个。

范崇试着问：“当个头儿，难免也有点错儿吧？”

那人翻了翻眼睛：“一年三百六十天，谁也有个磕磕绊绊的，十个指头伸出来还不一般齐哪！”

“听说，上边派人来调查他啦。”

“这些年，兴这个。”

另一个在一边默默干活的人插话了：“也就是看着临海镇的人吃上几天好饭了。前几年，这里穷得丁当响，也没见有人来调查过！”

范崇说：“上级不怕群众富，但富的路子要正当。”

“什么叫正当？”那人冷冷一笑，“你看，我们这不是靠力气挣钱吗？可是眼下光凭力气行吗？你说说，不拉关系，不走后门儿，能办成事？”

范崇不无同感地叹口气：“要是把杨洪山逮起来，你们这农工商联合体还能干下去吗？”

“把领头的雁给打了，还干个球！”

范崇怅然。

### 三

整整一下午，范崇都在房间里苦思，屡次提笔，屡次辍笔。他是个有责任感的作家，想不清的问题，不糊里糊涂地写。他翻阅小王秘书给他的一份材料：全村劳动力从事农牧业的百分之十五，从